

這場音樂會包含了三種現代音樂類型：一是前衛音樂，一是電子音樂，一是以延伸技巧為主軸的音樂。

美國作曲家**Milton Babbitt**(1916-)為鋼琴與電腦合成音樂寫了**Reflections**(1974)。這類型音樂的演奏方式與卡拉OK相似，由歌手照著伴唱帶的節拍唱出旋律。不同於卡拉OK的是角色的分布，鋼琴與電子音樂兩方時而融合時而對立，並且沒有一方是純粹的伴奏，與浪漫樂派之後協奏曲中鋼琴及樂團的關聯相似。

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教學的Babbitt與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學的Ussachevsky及Luening於50年代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贊助下成立了Columbia-Princeton Electronic Music Center，位於紐約市哈林區125街，並購買了RCA Mark II音樂合成器。此巨型機器讓Babbitt能夠精確地做出最複雜的節奏、音高、和音色，而不需像其他電子音樂作曲家將磁帶切割再黏接來創作音樂。Reflections的合成音樂部份就是用此機器做出。在1976年間，一群小偷從屋頂闖入工作室，偷了所有能偷的，並破壞了管線，從此Babbitt就沒再使用此合成器了。

Babbitt的音樂歸屬於嚴肅音樂，與大眾化的音樂相對立。他以十二音列為基礎，並以自身數學的背景，發展出使用set theory的作曲手法。往往一曲中的音高、音域、聲音強弱、聲音長短、音色各自有其架構，每一架構又相呼應，是最簡潔應用音樂元素而創作出的音樂。由於這類型音樂的語言極其深奧難懂，難以被一般愛好古典樂的民眾欣賞了解，因此常被社會孤立。

Reflections一曲中，鋼琴與電子音樂經常同時使用相同的素材，素材往往也在兩個樂器間交互使用，這是曲名的由來之一。此曲的聆聽方式與傳統的古典樂不同，需要用主動而且積極的態度，聽音色的變化、聽音樂動機的排列、聽鋼琴與電子音樂的關聯，進而了解音樂的內涵。

英國作曲家**Brian Ferneyhough**(1943-)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的作曲教授，他的音樂風格與Babbitt相似，同屬於前衛音樂，並與另一個英國作曲家Michael Finnissy的音樂同被稱作New Complexity，源於極其複雜的音樂與記譜，**Lemma-Icon-Epigram**(1981)即為這樣的一個作品。多層重疊的節奏(nested rhythm)到處都是，例如一個5/16拍的小節內，右手部份被分割為八拍，其中的第五和第六拍合分為十二小拍，第六到第十個小拍再細分為六拍，然後這六小小拍的第三到第六拍被切割為三連音。不常見的拍號也出現在這首曲子內，例如4/12以及5/10。

Lemma-Icon-Epigram曲名源自於Emblema，是一個在十六世紀常被使用的詩體，之後發展為包括三個構成部份，lemma為題詞，icon為形象化的描述，epigram是將之前提到的事物多做評論或說明。

欣賞此曲的同時，建議聆聽樂句與聲響。雖然不同於傳統古典樂中規律的樂句，每一段落及樂句都有明確的方向。雖然不同於傳統古典樂中的和聲進行，許多快速音群創造出獨特的色彩，許多音堆在鋼琴的共鳴下也產生出傳統和聲無法呈現的色調。

Moritz Eggert(1965-)是德國新生代頗具代表性的作曲家，音樂風格往往反映出現代社會的快速步調。雖與上述兩人的曲風大大不同，但詳細精確的記譜方式與Ferneyhough的音樂旗鼓相當。

One Man Band(1994)是Haemmerklavier的第三首。Haemmerklavier是Eggert寫的聯篇鋼琴獨奏曲，預計共寫二十四首，現在已有二十二首。Haemmerklavier這標題不是指鋼琴，並且與貝多芬的Hammerklavier奏鳴曲並無直接關聯，而是指特殊的演奏方式：鋼琴家不只是彈鋼琴，也是一個舞台上的表演者。

Eggert將One Man Band提獻給George Crumb，一位常將延伸技巧融入作品的美國作曲家。通常在現代音樂中，延伸技巧與傳統演奏常被隔離著使用；但在這首曲子中，延伸技巧為決定性的要素，是整首創作的基點。鋼琴家不僅以手彈奏，連下巴和腳也一起用上，同時鋼琴琴體被當作打擊樂器使用，真正達到了一人樂隊的境界。

接下來的兩首曲子與Reflections一樣，同是寫給鋼琴與電子音樂，但曲風不同於嚴肅的美國學院派。法國作曲家**Pierre Jodlowski**(1971-)精於電子音樂與多媒體創作，並寫了多首與電子音樂結合的獨奏與室內樂作品。

Série Blanche(白色系列)(2007)是聯篇樂曲Série中的第二首，第一首為Série Noire，是2005年受法國奧良國際鋼琴大賽委託而寫。在這聯篇樂曲中，作曲家使用各個顏色將音樂與意境連結起來。

Série Blanche以簡單、冷靜、空洞似的音樂開始，然後加入新的片段，反覆不停地繼續，新的音樂不斷地加入，舊的不去，新的繼續來，每個片段在音樂中流連交織，越來越強，以致於最後超出所能負荷的極限。就像是人類製造的麻煩帶來了無理與暴亂，導致血流成河，是解決荒謬的最終方式。

Jodlowski從驚悚電影得到創作**Série Noire**(黑色系列)的靈感，將此曲設計為凝聚多部虛構故事的空間，不同電影中出現的人物相互應答，交錯描述，此曲大致上呈現出這樣的故事：一個男人失蹤，另一個人尋找那男人，然後發現那男人是一個陰謀的受害者，永遠與相愛的人分離… 音樂上應用驚悚電影配樂的陳腔濫調，讓聽者為之一笑。

這場音樂會的最後一首是**Eggert**今年四月完成的**One Man Band 2**，是Haemmerklavier聯篇樂曲的第二十首。顧名思義，是One Man Band的續集。在好萊塢文化中，第二部作品必定比第一部還浩大，這是鐵的定律，但這首One Man Band 2比One Man Band安靜而且抒情。儘管如此，Eggert在這首曲子中嘗試鋼琴家一人多用的技巧，不但要彈鋼琴，口風琴、玩具鋼琴和木魚也用於此曲內。